

本紀卷八之十

卷八

漢高祖

卷九

呂太后

卷十

孝文帝

卷十一

孝景帝

卷十二

孝武帝

史記

卷八之

十二

史記卷八

高祖本紀第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皇明承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黃錡等奉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沛豐邑

中陽里人姓劉氏索隱曰按高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

氏隨遷徙大字季父曰太公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執嘉

同音○正義曰春秋握成圖云毋曰劉媪其先劉媪嘗

劉媪夢赤鳥如龍戲已生執嘉



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

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

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類權準也顏頰類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頰文穎曰準鼻也

○索隱曰始皇峰目長準蓋鼻高起文穎說是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頰而高鼻美須髯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戴勝

圖云赤帝體為朱鳥其表龍顏多黑子按左陽也七十

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

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

並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

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數也有一本七十日仁而愛

者非也許北人呼為鰲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

人喜施正義喜許記反施居跋反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天度不事

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試補吏為泗水亭長正義曰泗水亭長

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

長也國語有萬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

訟爭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

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韋昭曰貫餘也索隱曰鄒誕

貫音世與字林聲韻並同又音時夜反廣雅云貫餘也說文云貫貸也臨淮有貫陽縣漢書功臣表貫陽侯劉

纏而此紀作射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

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

折券棄責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傅別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札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役也

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

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奔○索隱曰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史佚其名但舉

姓而言公又按漢書舊儀云呂公汝南新善沛令避仇

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

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歛禮進為之帥

錢也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令諸大夫曰正義

曰大夫客之責者總稱之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

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應劭曰給欺也

韋昭云給許也劉氏云給欺負也何休云給疑也謂高祖素狎易諸吏乃許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

錢穀也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

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

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上在果反下在臥反無所訕

正義音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正義曰不敢對眾顯

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

道若今人相與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

女正義曰息生也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

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

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

義曰漢帝制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高祖為

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

過請飲呂后因舖之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

請飲呂后因舖之國語云圍中童

子無不備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

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

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

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

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

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

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鵠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

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

側竹皮裏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興

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鵠尾冠應劭云舊亭卒名弩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時時

冠之正義音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

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正義度田洛反

比必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

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正義

曰被夜徑澤中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

正路且令一人行前正義行音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

蛇當徑索隱曰鄭玄云步道曰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

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索隱曰謂斬蛇分為兩段徑開行數里醉

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

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

萬曆二十六年刊

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

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

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

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

○索隱曰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櫟陽故城內其時若畦故曰畦時畦音戶圭反應註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

公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褒敗宋均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求

精也此皆謬說又註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火德秦為金德與雨金及

赤帝子之理合者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

徐廣曰一作苦○索隱曰說文云答擊也漢書作苦謂欲困辱之

姬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

索隱曰包愷作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應劭曰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

索隱曰厭音一涉反又高祖即一冉反廣雅云厭鎮也

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

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駟

接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

澤之固故隱於其間也

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

隱顏師古曰四方常有太雲五色具而不再

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故從往常

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

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索隱曰應劭云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至子稱二世崔

漢書

本紀

四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八

本紀

五

主吏蕭何曹參

索隱曰按漢書蕭曹傳參為獄掾何為主吏

乃曰君為秦吏

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

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

索隱曰斬縣名屬沛音機又音祈

諸

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

秋

二世愆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第十八子也

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

沛音機又音祈

諸

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

秋

二世愆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第十八子也

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

沛音機又音祈

諸

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

秋

二世愆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第十八子也

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

沛音機又音祈

諸

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

數百人因劫眾索隱曰說文云以力脅之也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

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十人

或至百人則是百人已下也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

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韋昭曰以為保

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

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索隱曰范曄謂剋城多所誅殺故云

屠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

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

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

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索隱曰言一朝破敗使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

恐能薄正義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才能薄劣不能完全其眾能者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

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

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

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

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

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駟按漢書音義曰舊楚借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

從楚制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

稱曰公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贇曰管仲曰葛盧山交而

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索隱曰按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金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贇曰按禮

今注引發作交誤也

記及大戴禮有鬯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鬯血祭也。司馬法曰血于鞞鼓有神戎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名為鬯。臣瓚以為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鬯之。應劭曰鬯呼為豐。馬融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瓦原之鬯。旗幟皆赤。索隱曰壘壘是用名之。此說皆非。壘音火。稼反。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云幟標也。字林又云熊旗五游謂與士卒為期於其下。故曰旗也。幟或作識或作志。嵇康音。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試蕭該音熾。

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

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豫屬山陽郡。索隱曰鄧還

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

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云戲在新豐東二十里戲亭北孟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馬公谷北流

歷戲亭東入渭按今其水東惟有戲驛存還謂為章邯所破而還邯音酣燕趙齊魏皆自立

為王索隱曰按高紀二世二年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田儂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

魏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

刺史平名也。索隱曰如淳云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平下有守壯則平壯皆名也將

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

守壯敗於薛走至戚如淳曰壯名也戚音將毒反。索隱曰晉灼云東海縣也鄭德包愷

並如字讀李沛音千笠反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類

司馬之名非也按後云左司馬曹無傷自此已下更沛

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答父音甫屬任城郡

浪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畧地

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

豐故曰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

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索也

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

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

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甯縣君瓚曰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鄉

號曰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

自一人。索隱曰按下文直云東陽甯君又別言秦嘉

則臣瓚之說為得顏師古立景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以甯是姓君者時人號之

今彭城留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所封處也乃往從之

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有別在他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

馬。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

尼將領兵士北定楚地孔文祥曰邯別遣尼屠相又一

說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別將而司馬尼別將

兵北定楚地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索隱曰韋昭云

此理亦通也。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索隱曰

音唐又音宕。蕭沛之縣名謂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

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索隱曰范曄云得城為拔韋昭

屬梁國也。還軍豐聞項梁在薛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

百餘往見之徐廣曰三月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

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

齒拔之雍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韋昭云

齒奔魏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

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索隱曰韋昭云臨淮縣音盱夷。正義曰楚縣也。項

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東郡之縣名。使沛公

正義曰濟州縣也。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

項羽別攻城陽屠之索隱曰地理志城陽屬齊陰。軍濮陽之東正義曰濮

陽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本漢濮陽縣。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整也。

如淳曰振起也收敗卒自振迅而復起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

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地理志云齊陰縣。定陶未下沛

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云故杞國今陳留縣。與秦

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韋昭云上陳留縣。正義曰在雍丘東。

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索隱曰荀悅漢

紀云故楚令尹宋義當別有所出。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

鄭玄曰銜枚止言語囂譁也枚狀如著橫銜之繯結於項者繯音獲。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

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

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

是之時趙歇為王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字鄭德音過絕之過徐廣音烏轄反今依字讀。秦

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

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

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

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正義曰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趙數請救懷王乃以

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

公西畧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韋昭云

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當是時秦兵

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

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索隱曰韋昭云奮憤激也懷王諸老將皆曰

項羽為人僇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僇疾也悍勇也一云僇輕也音匹妙反漢書作禍賊

也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徐廣曰遺一作噍噍噍食也音在

妙反騶按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了遺為無噍類諸所過無不殘滅

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

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正義曰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

少令降下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

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僇悍今徐廣曰一無此字不可遣獨

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畧地

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成

陽杠里二縣名。索隱曰成陽縣名在濟陰韋昭云在

潁州非也服虔云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

年十月攻破東郡尉沛公引兵西遇彭城昌邑因與俱

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曰韋昭云縣也屬沛也遇剛武侯應劭曰楚

萬曆二十六年刊

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二
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侯將也瓚曰功臣表柴武
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奪其軍可四千餘
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益

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並魏將也欣字或作訢

音許斤及蒲漢書作滿並通也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

也屬陳留圍縣瓚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鄺食其鄭德曰音歷異基謂監門曰諸

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

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鄺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

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鍾鼓曰襲得秦積粟乃

以鄺食其為廣野君索隱曰韋昭云在山陽鄺商為將將陳留兵

與偕攻開封索隱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

白馬索隱曰韋昭云東郡縣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

昭云志不載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聚也楊熊走之滎陽索隱曰韋昭云故衛地河南縣

也二世使使者斬以狗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

遂略韓地轅轅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瓚曰轅轅

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索隱曰按十三州志云河南南當緱氏縣以山為名一云轅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當

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

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

城正義曰今洛州夏禹所都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齧戰犍東地理志南

陽有犍縣索隱曰齧音蟻許慎以為側齧也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齧走保

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

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

三匝索隱曰黎音犁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書作遲音值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也楚漢春秋曰上南攻宛匿旌旗人銜枚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

馬束舌鷄未鳴已圍宛城三匝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

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

人民眾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索隱

曰李奇曰乘守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

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

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

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

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徐廣曰七月也○索隱曰韋昭曰在

河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蘇

日總音魚鰓之鰓晉灼曰功臣表咸鰓也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

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贊曰時韓成封穰侯江

夏有襄是所封○索隱曰按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贊解蓋初封江夏之

襄還攻胡陽一云陵○索隱曰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

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酈誕生音錫歷蘇林

傳云析一名白羽析今遣魏人審昌使秦使者未來是

內鄉縣酈今菊潭縣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大邑卷八 十三

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
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
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
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
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
起營所以臨上雒謂晉
人曰將通於少習杜預以為商縣武關又太康又與秦
地理志武關當冠軍縣西嶢關在武關之西
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
曰鹵
與虜秦人熹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
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
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沛公兵遂

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
十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邑也東南去

霸陵十里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索
隱

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將也節使者
所據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

符云節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
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

云漢傳降軹道旁索隱曰軹音只漢書宮殿疏云枳道
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

步蘇林云在長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

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

正義曰屬之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休息也
言欲居止宮殿

欲反屬付也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

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
曰劉

伯莊樂彥同 偶語者棄市 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音方未反

者棄市。○索隱曰按禮云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故今律謂絞刑為棄也 吾與諸侯約先入

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

傷人及盜抵罪 索隱曰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

耳煞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辜以言省刑也則抵訓為至煞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

名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 應劭曰案文凡第堵牆堵也

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

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

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

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

不為秦王或說沛公 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遣守函谷無內項王而張良世家云

鯁生說我言鯁小也小生事解生 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

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

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

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

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

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 正義許宜反 沛公左司馬曹

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

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

亞父勸項羽擊沛公 索隱曰范增也項羽得范增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

萬曆二十六年刊

仲父父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

並音甫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

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

門索隱曰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見謝項羽項羽

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

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

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

服爾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

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懷

入咸陽者土之今羽北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爾

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伴尊

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正義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

後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大初正曆之後記

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

為正月今此正月當是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

漢中都南鄭徐廣曰三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

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索隱曰因葬太上董

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

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

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索隱曰章

南郡縣名地理志
六縣屬六安國
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

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是也
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

索隱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
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

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

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

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

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

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曰孟康音食王劭按說文作

去輒燒絕棧道
索隱曰

是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
去輒燒絕棧道
索隱曰

是用張良計也棧道閣道也音士諫反包惜音士
以備

版反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閣
以備

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

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

徐廣曰韓王信非淮

陰侯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

昭
曰若有罪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

正義
曰跂音丘賜反說文云跂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

舉踵也司馬彪云跂望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

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

上游

正義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

正義趣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八

本紀

十六

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

夏說說田榮

正義上音悅下音稅

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

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

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

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

地理志武都邯有故道縣

邯迎擊

漢陳倉

正義曰今岐州縣也

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

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

在也縣名屬右扶風

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

兵圍雍王廢丘

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令樊噲圍之

而遣諸將略定隴西

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

音惡斤反

王吸出武關

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

為將軍封廣平侯吸以中涓從為將軍封清陽侯

因王陵兵南陽

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

人居南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

縣南三十一里荆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

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因名也

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

之陽夏

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陽後屬陳夏音更雅反

不得前令故吳令鄭

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畧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

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

徐廣曰後

河上

徐廣曰馮翊

中地郡

徐廣曰扶風

關外置河南郡

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

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

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

晉灼曰晁錯傳秦時諸北攻胡築河上塞

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夫

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逾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救三河士韋昭曰河南南浮江漢以下正義曰南救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于午願從諸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是東行至徐州擊楚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

陽田榮敗走平原

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

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

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榮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榮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

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
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
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
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
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按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
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漢王之
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樅公皆是三年中
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
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
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
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

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
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
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
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
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
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徐廣曰音
逃○索隱曰如淳云跳走也晉灼按劉澤傳跳獨與滕
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爲跳
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索
隱曰夏侯嬰爲滕令故呼爲滕公
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
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

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晉灼曰在大脩武城

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

漢王聽其計使盧縮蘇林曰縮音以繩縮結物之縮劉賈將卒二萬人

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入楚地與彭越

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遂復下梁地

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

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

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

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一作簡往擊之韓信

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彭越當

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

挑戰正義挑田勇反下同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

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

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

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

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

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

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權輕不為邊近也

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

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

徐廣曰項

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

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

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

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

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索隱曰負音佩也項羽矯殺

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曰章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

大夫之尊子者予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會宋義故如此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

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

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

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

王諸將善地索隱曰謂田氏趙章邯等而徙逐故主索隱曰謂田氏趙敬韓廣之屬也

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

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

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

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

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

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索隱曰捫摸也

中胷而捫足者蓋以矢初中痛悶不知所在漢王病創

故爾或云胷而捫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

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

史記卷八

漢漢王出行軍

正義行寒孟反

病甚因馳入成臯

索隱曰三輔故事曰楚漢

相距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創也

病愈西入關至櫟

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索隱曰梟縣首於木也欣

自到於汜水上令梟之於櫟陽者以舊都故梟以示之也

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

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

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

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

溝而東者為楚

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流

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南為官渡水北征記云中年臺下臨汴水是為官

渡水也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

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

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正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

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

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

入楚地圍壽春

正義曰今壽州

漢王敗固陵

晉灼曰即固始

乃使使者

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

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

武王行

屠城父

正義曰父音甫今亳州縣

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

徐廣曰七月

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

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

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

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為絕句

孔將軍費侯陳賀也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正義曰復侯富

反乘猶登也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索隱曰應劭云楚歌今鷄

鳴歌也顏遊秦云楚歌猶吳謠也按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是楚人之歌聲也以為漢盡

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

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畧定楚地魯為楚堅守

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

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

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

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改當帝位羣臣

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逾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

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

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乃

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大稱帝其大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

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正義曰汜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

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皇帝曰義帝無後

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

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

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

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

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

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

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

之六歲食之正義食音寺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

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

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贊曰漢帝年

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陛下慢而

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

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

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

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

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

餽餼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

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

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

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

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

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

盧縮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正義曰幾音機

姓名也項羽之將為陳縣令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

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

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

曰得在通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

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

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

高祖朝大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迎門却行高祖大

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

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下也

遺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心善家

令言賜金五百斤索隱曰顧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

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

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

雲夢章昭曰在南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

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因說高祖

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秦形

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山河

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

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

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索隱曰服虔云謂函谷關去長安千里為懸隔按又以河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十萬齊地形號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

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

盛水瓴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晉灼曰許慎曰瓴瓴似瓴者夫齊東

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

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

十二焉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木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索隱曰崔浩

云勃旁跌也旁跌山者橫在齊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千里之外言齊境濶不啻千里故云

千里之外○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一十萬也但文相避爾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王淮東索隱曰乃

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總言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賈封吳地而號荆

王指取此義太康地理志陽羨縣本名荆溪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

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

言者還齊也○正義曰按言齊之遠國次秦中故封子

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太

其都也孟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說恐非
索隱曰信初都陽翟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

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

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及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即此城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

徐廣曰曼丘在上郡

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及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雜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

地理志曰東垣高帝更名曰真

定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

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

玄武所謂北闕。索隱曰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闕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蓋取其便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

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

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

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

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

正義曰栢地志

云栢人故城在邢州栢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栢人屬趙國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

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雜陽廢以為合

陽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二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郃水之陽也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

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

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

應劭曰鄉飲酒禮器

也受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

晉灼曰許慎曰賴利

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

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

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

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

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不送葬

漢書云葬

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

鄧展曰東

海人名

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

也故封豨為列侯

徐廣曰豨攻定臧荼有功封陽夏侯

以相國守代今乃

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

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

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

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月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

游行王黃軍曲途

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

張春渡河擊聊城

徐廣曰在

平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

原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道太原入定代地韋昭曰至

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

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

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

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春淮陰侯韓信謀

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

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

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

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斬縣西

僧保邑名甄音直偽反○索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

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

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應劭曰不醒不

洽也○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義曰音竹應

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

云今筑形似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

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

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

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

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風俗通義曰漢書

註沛人語初發聲

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爾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

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

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高祖復留

止張張晏曰張惟張也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

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

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

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濞音帛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

水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

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索隱曰代之縣名十一月高祖自布軍

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曰世家

負芻陳涉魏安釐王索隱曰史闕名昭齊湣王索隱曰

王子王趙悼襄王索隱曰名偃孝成王皆絕無後予守

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

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

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

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

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

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

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

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四日不發喪呂后與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袂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

軍

漢書曰酈商

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

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

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

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

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

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

徐廣曰五月

已巳立太子

正義

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已巳即立太子為帝

至太上皇廟

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府北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

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

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

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

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

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駟

之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

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

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

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

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

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故周

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僇徐廣曰一作薄駟按史

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惻誠也○索隱

曰鄭音先代反鄒本作薄音扶各反木一作僇而徐廣

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

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也裴又引音隱云僇音

先志者蔽僇聲相故救僇莫若以忠鄭玄曰三王之道

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

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

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志靈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

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索隱述替曰
高祖初起
始自徒中
言從泗上

卽號沛公

嘯命豪傑

奮發材雄

彤雲鬱揚

素靈告豐

龍變星聚

蛇分徑空

項氏主命

負約棄功

王我巴蜀

實憤于衷

三秦旣北

五兵遂東

汜水卽位

咸陽築宮

威加四海

還歌大風

史記卷八終

史記卷九

呂后本紀第九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純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

呂太后者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高祖徵

時如也漢書音義曰諱雉○生孝惠帝漢書音義曰諱盈女魯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九

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

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嬪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棄顛悴是也

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

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

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

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

索隱曰幾

音其紀反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

索隱曰謂張良叔孫通等今太子卑詞安

市以迎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

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

徐廣

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諡令武侯追諡曰悼武王

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

徐廣曰酈

一作酈○索隱曰鄭鄒台並音怡蘇林音胎

子產為交侯

徐廣曰弟也次兄呂釋

之為建成侯

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諡康王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

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

也異母

索隱曰母曰曹姬

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

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

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

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

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求巷囚戚夫人

而召趙王

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索巷後改爲掖庭○索隱曰末巷別宮名有長

巷故名之也韋昭云以爲在掖門內故謂之掖庭也

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

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

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

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

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

獨居使人持醪飲之

應劭曰醪鳥食蠅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犁明孝惠

還

徐廣曰犁猶此也諸言犁明者將明之時

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

爲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爲令武侯

索隱曰太后遂令片齡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燿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知其戚夫人迺

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

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

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

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爲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

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酌置前令齊王起爲壽齊王起

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爲壽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齊

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醜齊王恐自以爲不

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

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

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昭我之

比故云公主璜曰天子之女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

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

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

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正義

起邸第於京師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

就半五年六年城就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

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

月戊寅孝惠帝崩

皇甫諡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

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

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

正義曰解紀賣及言哭解情有所思也又丞相曰何解音戶賣及解節解也又紀買反謂解說也

辟彊曰帝母壯子正義曰母音無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

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

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廼如辟彊

計太后說其哭廼哀呂氏權由此起廼大赦天下九月

辛丑葬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諡曰去長陵十里去

長安北三十五里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九

本紀

四

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
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
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
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
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嘽血盟索隱
曰嘽鄒音使接反又云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
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
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
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
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墳奪之相

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
審食其為左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左丞相不治事令
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
而決事廼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
月太后欲侯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
博城侯徐廣曰姓馮○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魯元公主薨賜
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
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于
三州志云丹朱遊故虛故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
云朱虛虛猶丘朱猶丹也平定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少府延為梧侯軍匠起作官築城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九

本紀

五

乃封呂種為沛侯

徐廣曰釋之之子也

呂平為扶柳侯

徐廣曰太后姊子也

母字長姁○正義曰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

張買為南

宮侯

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

疆為淮陽王

韋昭曰今陳留郡

子不疑為常山王

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

城在恒州真定定縣南八里

子山為襄城侯

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農漢書襄城

侯唯云名弘蓋史省文按志襄城屬潁川

子朝為軹侯

索隱曰韋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

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

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

為胡陵侯續康侯

徐廣曰祿釋之少子

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

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

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

漢書云秋星晝見

四年封呂頊

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

索隱曰他音隨俞音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節城在德州平

原縣西南三十里本漢節縣呂他邑也

呂更始為贅其侯

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

相呂勝為贅其侯○索隱曰按表贅其在臨淮

呂忿為呂城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

州南陽縣西三十里呂尚先祖封

及諸侯丞相五人

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

松茲侯徐厲膝侯呂更始醴陵侯越

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佯為

有身取美人子名之

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

殺其

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

母死非真皇后子廼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

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廼幽之永巷

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
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懼心以安百姓百姓欣
然以事其上懼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
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
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
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
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
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
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
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

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

索隱曰
韋昭云

東萊
縣

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

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
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
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
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
今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
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
徐廣
曰舉一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
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

之長安民冢次巳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
左右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
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
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須索隱曰韋昭云
樊噲妻封臨光
侯有女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
卽崩後劉將軍爲害乃以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梁
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
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
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
王悲六月卽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

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爲魯王敖賜諡爲魯元

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

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
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

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
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爲趙

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

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

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爲燕王封通弟呂莊爲東平侯三

月中呂后被還正義曰被芳非
反又音廢後同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

高氏掖徐廣曰
據音載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高后

遂病掖傷高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

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

徐廣曰今細陽

之池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

徐廣曰

曰一云張釋卿駟按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

呂榮為祝茲侯

徐廣曰呂后昆弟子

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

侯食邑五百戶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

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稱關內侯

七月中高后病甚廼令趙

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

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

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

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

賜諸侯王各千金

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

為侯者謂之諸侯

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太赦天下以呂

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

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

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

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

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

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

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

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

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

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乃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索隱曰字比猶類也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王恢是三趙王也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

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

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

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

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

兵與齊合而發猶與未決索隱曰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猿類也

印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度冰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于冬涉川猶于若畏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于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隣則猶定是獸自不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保同類故云畏四隣也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

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

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

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
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
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
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
邪代常山王朝淮陽王
武濟川王太呂氏立三王索隱曰梁王產趙
是九王也皆大臣之
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
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
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
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
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

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
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

姑呂頹頹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顏

師古以為言見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他人

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

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

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

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

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

節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
○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被焚死不見

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乃令持節矯

定三秦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

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

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

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

徐廣曰音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人

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

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

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

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

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

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

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

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駟按韋昭口訟猶公也。索隱曰韋昭以訟為公徐廣亦云然蓋公為得之公言

猶明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說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

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人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

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關逐產

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官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

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

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

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

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

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口傳車六乘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也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晦日巳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

除宮廼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

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倍兵罷去徐廣曰有倍音仆

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廼召乘

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深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

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

或謂之軍駕 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

廼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駟馬侍中

參乘屬車三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

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

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倍兵而去

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

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

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

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

滋殖

索隱述贊曰

高祖猶微

呂氏作妃

及正軒掖

尚私食其

志懷安忍

性狹猜疑

置鳩齊悼

殘彘戚姬

孝惠崩殞

其哭不悲
諸呂用事
天下示私
大臣菹醢
支離芟夷
禍盈斯驗
蒼狗爲畜

史記卷九終

史記卷十

孝文本紀第十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孝文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恒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

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中

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原郡也

太后薄氏子卽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

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

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爾今已誅諸呂新噍血京師公羊傳曰京大帥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索隱曰漢書捷作喋音跣丁牒反漢書陳湯杜業皆言喋血無盟軟事廣雅云喋履也謂履涉之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索隱曰東觀漢紀宋楊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曰宋義孫也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

牙相制索隱曰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此所謂磐石之

宗也索隱曰言其固如磐石此語見大公六韜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索隱曰即紀通所矯帝之節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

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

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荆灼龜文正橫占曰大橫庚庚余

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

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索隱曰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按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

杜預云繇兆辭也音冑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

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

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上意薄昭還報曰信

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

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

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

二里本名橫橋駕渭水上

變昌至渭橋蘇林曰渭橋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三

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丞相以

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

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索隱曰包愷音閑言欲向空閒處語○顏師古

云間容也猶言中間請容服之頃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也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

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

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云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

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

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

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

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終母丘嫂也列

侯項王后

徐廣曰代項王劉仲之妻駟按蘇林曰仲子漢為吳王故追諡為項王也如淳曰項王后

封陰安侯時呂頹為臨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鄭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項王后也○索隱曰按蘇林

徐廣韋昭以為二人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項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項

王后是代項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降為郟陽侯故云列侯項王后韋昭曰陰安屬魏郡也與琅邪

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

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

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

蘇林曰楚王名交高

帝弟○索隱曰交高帝弟最尊言更請楚王計宜者故下云皆為宜也

寡人不敢當羣臣

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

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

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

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

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

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

禮次待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

至必遣靜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索隱曰按漢儀云皇帝起居索室清宮而後行

奉天子

法駕迎于代邸

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

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

皇帝即

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

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人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之酺五日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索隱曰說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爲醪出食爲酺又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辛

亥皇帝卽阼正義曰主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

正義曰此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時尚右

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

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

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

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

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

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

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

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

爲陽信侯索隱曰韋昭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

萬曆二十六年刊史記卷十

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
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
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
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
民慙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
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
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
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應
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五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
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

天下人民未有嗾志

索隱曰嗾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嗾志言天下皆志不滿也漢書嗾作

慙音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

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索隱曰言

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以待也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

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

下之義理多矣

如淳曰閱猶言多所更歷也

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

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

文穎曰陪

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

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

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

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

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

長焉用此道也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

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

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

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

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索隱曰言不宜更別議子某最長純

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

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封將

饗其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

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月乙巳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

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王皆同姓姓生

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

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

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

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

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

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四年景帝中四年

奪侯國除○索隱曰韋昭云膠東縣○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有漢

壯武縣故城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正義曰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

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為九卿也上曰列侯

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

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

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

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

九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

按表駟鈞封鄔侯不同者蓋後徙封於鄔鄔屬鉅鹿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

侯索隱曰韋昭云樊東平縣名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

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

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八月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

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

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

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正義曰馴古訓字其令列侯之國

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

留者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正義曰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

誤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按漢書及

食然史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

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二

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

眇之身託于兆民君主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

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

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

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

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

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漢書音義曰憫然猶介然也非奸非也○索隱曰蘇

林云間寢視不安之貌盖近其意餘說皆疎音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

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

財足索隱曰遺猶留也財字與纜同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留纜足充事也餘皆以給置傳

索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

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一馬為駟置急乘一

馬曰乘也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

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瓚曰景帝

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期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蹈籍也朕親率耕以給

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

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

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

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

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

之旌應劭曰旌旛也竟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

木服虔曰竟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

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

曰按尸子云竟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韋昭云慮

政有關失使書於木此竟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

外橋梁頭四柱木是鄭玄注禮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

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貫柱四出名

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

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

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

約結而後相謾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

韋昭云謾相抵闡也說文云謾欺也謂初吏以為大逆

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

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

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

當發兵遣使者至郡令符符合乃

聽受之竹使符乃以竹簡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

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索隱曰

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

符分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註云銅虎

符銀錯書之張晏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

侯之國或辭不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

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

甘泉

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

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索隱曰應劭云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臣瓚云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又顧氏按邢承宗西征賦註云甘泉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

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

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

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

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

奴遣丞相頽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漢書百官表曰

中尉秦官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

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

晉陽中都民三歲

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

留游太原十餘

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

陽於是詔罰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

往擊之祁侯賀為將軍軍滎陽徐廣曰賀姓繪以文帝十一年卒諡曰敬索隱

曰漢書音義初音遲賀姓繪繪古國夏同姓也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乃

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

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

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乍去年來也駟按張晏八曰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

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

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

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

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

處王蜀巖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本或作邛字或直云邛

道有邛棘山○正義曰邛其恭反括地志云巖道今為

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曰巖道邛都縣

本都國漢為縣今雋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北君長

以十數邛都最大是也按羣臣誰處淮南王長蜀之巖

道不爾更遠邛都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

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諡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

南王索隱曰名安衡山王索隱曰名勃廬江王索隱曰

名賜周

陽侯也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然起而福緣德與百官

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祕祝之

家諱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

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曰名意為齊太詔獄逮徒繫

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

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

索隱曰緹音啼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

鄒氏音體也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

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

萬曆二十六年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乃下詔曰蓋聞有虞帝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僂而

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李奇曰約法三

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

凡三○索隱曰韋昭云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律序云

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註云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

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

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

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

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

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

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其於勸農之道

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爲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

徐廣曰姓孫封其子單爲餅侯匈奴所殺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

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

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

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如淳曰必

不得自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

征也赤爲內史徐廣曰赤姓董樂布爲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

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

縣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

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

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索隱曰劉德云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已至明之

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皆坐宣室。索隱曰音禧福也。皆

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

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

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

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復始故云終始傳五德

之事傳音轉也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

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

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

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

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

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

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

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

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玉

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脩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

子始更為元年

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

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侯日再中故改元也今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

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

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索隱曰顧胤按爾雅孤竹

北戶西王母下謂之四荒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

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

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

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

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

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音轍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韋昭曰使

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軌還轍○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

錯結也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

朕俱棄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

民索隱曰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註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囑囑可憐愛貌未安其說聊記異也和親

已定始于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北郡三萬人

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徐廣曰衛尉改名也○駟按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

大夫令非此年也○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史家

追書爾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中大夫據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為車騎將軍軍

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匈奴注應劭曰山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左

險名也。鴈門陰館。○索隱曰：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伏儼句音俱包愷音鈎也。

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駟按如淳曰：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西如淳云：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駟按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

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索隱曰：郭璞註三倉云：庾倉無屋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作漢官解詁也。民得賣爵。索隱曰：富人欲爵貧人。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欲錢故聽買賣。

園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露一作靈。○索隱曰：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猶有臺之舊趾也。召匠計之直白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絺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皂絺。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責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之。蘇林曰：假音休。假借。

萬曆二十六年刊

音以物借人

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

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

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

徐廣曰年四十七

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

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

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

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又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

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神祀以重吾

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

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

安寧

贊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也

靡有兵革

徐廣曰一云方內安兵革息

朕既

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

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

如淳曰與發聲也得卒天年已善矣

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

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

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

服虔曰踐躄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跌也晉灼曰漢語

作跌跌徒跌也○索隱曰漢語是書名荀爽所作

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

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

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

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

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

日釋服

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表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禪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曰已下謂柩已下於壙劉德云紅功也男功共一故以工力為字而女工唯在於絲故以系工為字三十

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索隱曰霸是水名水徑於山亦曰霸山即芷陽地也○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

徐廣曰悍姓徐駟按漢書百官表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李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為名此監主諸屯也

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

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者○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又音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也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

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

索隱曰百官表

葬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

云內史掌理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

丁未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

以明功也高廟酎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孟康曰武德文始五行之舞高祖所作也

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

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

本紀

六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樂總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居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舞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孝惠廟耐奏文始五

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

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

羣生減嗜欲不受獻徐廣曰減一作減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

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

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

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

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文始曰景帝采高祖武德

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

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

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

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

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

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

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

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

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

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祀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待祭請著之竹帛宜

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
年仁政乃成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
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
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
仁哉

索隱述贊曰

孝文在代

兆遇大橫

宋昌建策

絳侯奉迎

南面而讓

天下歸誠

務農先籍

布德偃兵

除帑削謗

政簡刑清

綈衣率俗

露臺不營

法寬張武

獄恤緹縈

霸陵如故

千年頌聲

史記卷十終

史記卷十一

孝宗本紀第十一

漢太史公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翺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直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孝景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諡啓○正義曰諡法曰繇美而濟曰景孝文之中子也

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

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

租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代與約和

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徐廣曰漢書齊

作侯音奚又按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索隱註同男子二十而得

傳索隱曰音附荀悅云傳正字也小四月壬午孝文太

后崩索隱曰薄后也葬芷陽西曰少陵也廣川長沙王皆之國索隱曰廣

長沙王發皆景帝子遣就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

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

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

中置南陵及內史殺初為縣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翻按地理志百官表

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內史為左右及殺初為縣皆景帝三年不得皆如徐所云○索隱曰鄭誕生殺音都會反

又音丁活反詡音羽又音詡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陽東宮

大殿城室徐廣曰漢志無雒一作淮○索隱曰漢書作淮陽王宮災故徙王於魯也吳王濞

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

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

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

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執等與謀反者封大將

軍竇嬰為魏其侯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其屬琅邪立楚元王子平陸侯

劉禮為楚王索隱曰韋昭云平陸西河縣禮即向之從會祖王父也立皇子端為

膠西王子勝為中山王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正義曰

反濟北國今濟州盧縣即濟北王所都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

都王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徐廣曰表云五年薨○索隱曰廬悼惠王孫齊王襄

之子漢書作闔嘉劉澤之子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

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復置津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

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十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傳音檄傳之傳兩

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索隱曰傳音曰丁戀反冬以趙國為邯鄲

郡地理志趙國景帝以爲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索隱曰景帝帝豫作壽陵也按趙系家少趙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後

代因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

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嬌為隆慮侯索隱曰音林閭

避瑒帝諱改之徙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為建平侯

徐廣曰隴西太守渾邪為平曲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平曲縣故城在瀛州文

安縣北趙丞相嘉為江陵侯徐廣曰姓蘇故將軍布為郿侯

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代馳道樹殖蘭池徐廣曰殖一作填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

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兔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

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索隱曰按系家太后

槐里人父仲兄信封蓋侯后故金氏妻女弟姁兒也丁巳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為繩侯徐廣曰平一作應○索隱

曰苛周昌之兄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軍為安陽侯四月乙巳

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

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

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

四侯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

子○索隱曰韋昭云張尚子當居趙夷吾子周建德子橫王悍子棄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

降皆封為列侯立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

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

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按三輔黃圖東出北第一門曰宣平

門外曰東都門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

帝廟為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

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巳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

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

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梁

分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

匠主爵中尉為都尉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長信詹事為

長信少府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瓚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

石也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將行為大長

秋漢書百官表曰將行秦官應劭曰長秋皇后卿大行為行人服虔曰天子死

管灼曰禮有大行小行主諡曰故以此名之如浮曰不反之辭也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

索隱曰鄭玄云命者五謂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是九也奉常為太常漢書百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索隱曰韋昭云大行官名秦時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

後更名大鴻臚武帝因而不改故漢書景紀有大鴻臚百官表又云武帝改名大鴻臚臚附也以言其掌四夷

賓客若皮臚之在外附於身也復有大行令故諸侯薨

大鴻臚奏諡列侯薨則大行奏誅按大行令即鴻臚之屬官也

治粟內史為大農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也以大內為

二千石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置左右內官屬大內索隱曰主天子之私財曰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衛尉秦官掌宮闈門衛

屯兵景帝初更命中大夫後元年復為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

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動徐

日丙一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

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

丞相封為建陵侯索隱曰姓衛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鄧將軍擊匈奴正義曰鄧真

云匈奴刻木為酺五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

官令徒隸衣七綬布正義曰衣於既反綬祖工反綬八

六十止馬春索隱曰止人為馬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

造歲省列侯遣之國晉灼曰文紀遣列三月匈奴入鴈

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廣曰一

作圖字實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索隱

庭即龍星右角也按心氏星傳曰正月甲寅皇太子冠

甲子孝景皇帝崩皇甫謐曰帝以孝惠遣詔賜諸侯王

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

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為孝武皇帝漢書云二月癸酉

日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三月封皇太后弟蚡為武安

侯弟勝為周陽侯置陽陵蘇林曰蚡音廳○索隱曰蚡

后母臧兒初適王氏生子信而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

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

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

以弱卒以安索隱曰主父偃上言令天子下推恩之令

也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萬曆二十六年列

索隱述贊曰

景帝即位

因修靜默

勉人於農

率以下德

制度斯創

禮法可則

一朝吳楚

乍起凶慝

提局成豐

拒輪致惑

晁錯雖誅

梁城未克

條侯出將

追奔逐北

坐見島掠

立翦牟賊

如何太尉

後卒下獄

惜哉明君

斯功不錄

史記卷十一終

史記卷十一

孝武本紀第十二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上

今天子或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

武紀褚先生補作也先生名少孫漢博士○索

隱曰褚先生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

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張晏云褚先生

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沛事大儒

王式故號先生續太史公書阮季緒亦以為然

孝武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諱徹○正義曰諡法云克定禍亂曰武

孝景中子也

索隱

曰按景十三王傳廣川王以上皆是武帝兄自河間王德以至廣川凡有八人則帝第九也

母曰王

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

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

為孝武皇帝

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

孝

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

矣

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

天下又安薦紳之屬

索隱曰薦音摺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

於紳帶之間今作薦者皆字假借爾漢書作縉紳

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

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

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

明中記云明堂在長安城門外社門之西

草巡狩封

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

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

徐廣曰織微伺察之

召案綰臧綰臧自

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

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

正義曰時音止括地

志云漢五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之所止按五時者鄜時密時吳陽時北時先是秦文公作鄜

時祭白帝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赤帝漢高祖作北時祭黑帝是五時也

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

曰躡音啼○索隱曰鄒誕生音斯觀名也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

見神於先後宛若

孟康曰產乳而死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

去聲即今妯娌也韋昭云先妯後娣宛音宛

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

君往祠

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駟按蔡邕曰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儀比長公主。○索隱曰徐

云武帝外祖母則其是臧兒也。

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

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少君亦以

祠竈穀道卻老方上見

李奇曰食穀道引。○索隱曰如淳云祠竈可以致福。按禮竈者

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為今之竈神司馬彪註莊子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

赤李弘範音浩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

徐廣曰姓趙景帝時絕封

入以主方

徐廣曰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人上方駟按如淳曰侯家人上方藥者也

匿其

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

如淳曰物罷物也。瓚曰物藥物

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

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

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

奇中

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

嘗從武安侯飲

索隱曰服虔云田蚡也韋昭云武安

屬魏郡

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

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

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

栢寢

服虔曰地名有臺也瓚曰晏子書栢寢臺名也

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

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

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

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

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

索隱曰服虔云古之真矣

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

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

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濟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居父

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鍾韋昭曰人

姓名正義史寬舒受其方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求蓬萊安期生

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毫人薄誘忌徐廣曰一云毫人謬忌也○索隱曰毫山陽縣名姓謬名忌居毫故下稱薄忌此文

則衍薄字而謬又誤作誘也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索隱曰按樂汁

微圖云紫微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以為天一泰一此極之別名春秋緯云紫極之別名又云紫宮天皇曜魄

寶之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

郊用太牢具七日徐廣曰一云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

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

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

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

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

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皆用之破鏡如狸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淳曰漢使

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梟羹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

寘羊服虔曰神名也用羊祠馬行正義曰神名也用一青牡馬泰一梟

山山君地長正義曰丁丈反三並神明用牛武夷君正義曰神名用乾魚

陰陽使者以一牛漢書音義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

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索隱

曰按食貨志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以薦璧得以黃金一斤代之又漢律皮幣率鹿皮方尺直金一斤以

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韋昭曰楚

人謂麋為鹿○索隱曰鹿音步交反按韋昭云體若麋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麋而角是也楚人謂麋為鹿又周

書王會云鹿者若鹿爾雅云麋大鹿也牛尾一角郭璞云漢武獲一角獸若鹿謂之麟是也有司曰

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

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

晉灼曰符瑞也瓚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如

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

山王有鼻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

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正義

曰漢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

徐廣曰齊懷王閔之母也馴按桓譚新論云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嫺伎○正義曰漢書作

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至王夫人及竈鬼之貌

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

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

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漢書音義

曰如火勝金用丙與丁日不用庚辛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

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

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正義曰飯房晚反書絹帛上為怪言語以飼牛詩

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

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

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日使者籍貨關東還
逢之於漕亭還見言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唯有竹
筒一枚捕驗

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桐柱承露僊人

掌之屬矣蘇林曰僊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索隱
曰服虔云用栢頭按今字皆作栢三輔故

事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栢為殿梁香間十里中建章宮
承露盤高三十丈七圍以銅為之有僊人掌承露和
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脩莖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

湖甚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索隱曰湖
縣名屬京北後屬弘農昔黃帝採首陽山銅鑄鼎
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

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

水發根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
游水水名在臨淮浦也○索隱曰顏師古以游

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

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
病巫之神神君言

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

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
蓋已愈也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服虔
曰立

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

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

去時來來則風蕭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

子被然後入漢書音義曰崇潔
自被除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

欲者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
言上輒為下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

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

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

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黃龍鳳皇諸瑞以名

年○正義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數年至一元曰建

其終武帝即位初有年號改元以建元為始

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一口元狩云

徐廣曰按諸紀元光後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

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

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

是外孫楊惲所稱○索隱曰姚察按司馬遷傳亦以談

為太史公非惲所加又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皆

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甲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

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會而稱公公名當起於此故如

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公

副上丞相其義是也而桓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

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

所加之也揚惲祠宮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

繼此而稱爾祠宮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

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

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

祠汾陰脍上徐廣曰元鼎四年時也駟按蘇林曰脍音

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脍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

在脍之北西流與和合也○索隱曰漢書舊儀作葵上

者蓋河東人呼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

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

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

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索隱曰侵尋即侵

注也故晉灼云遂

往之意也小顏云侵淫漸染之義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爾師古叔父游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為小顏也

其春樂成侯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樂大俱誅也○索隱曰韋昭云河間縣按郊祀志樂成侯登

而徐廣據表云姓丁名義未詳爾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

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

姊為康王后母孟康曰膠東王后也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

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

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

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

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

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索隱曰韋昭云美門百仙人應劭曰名子

高顧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爾不足予方

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

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

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爾子誠能

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主求之陛下

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

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

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鬪旗旗自相

觸擊正義曰音其文本或作某說文云某博某也高誘註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禱之以和磁石用塗

碁頭曝乾之置局上即相拒不止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正義曰鍊

萬曆二十六年刊

丹砂鉛錫為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

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

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正義曰顏思古

云臯水旁地也廣平曰陸言水大汎溢自臯及陸而築作隄徭役甚多不暇休息也朕臨天下二

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樂大能通天意故封樂通○索

隱曰樂通在臨淮高平縣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漢書音義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

得樂大如鴻進於般一舉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

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韋昭曰樂通臨淮高平也賜列侯甲第漢書音義

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 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

漢書音義曰或云斥不用也韋昭曰嘗在服又以衛長

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孟康曰衛太子妹如

淳曰衛太子姊也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駟按此帝女也而云長公

主未詳地理志云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

東萊有當利縣 運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徐廣曰太

主武帝姑也駟按韋昭曰竇太后之女也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

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

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

於是五利常夜示其家欲以下天神未至而百鬼集矣

然頗能使之其夜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

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盭腕而自言

有禁方能神僊矣

服虔曰滿手曰益
瓚曰益執持也

其夏六月中汾陰

巫錦

應劭曰
錦巫名

為民祠魏雅后土營旁

應劭曰魏故魏國
也雅若丘之類

見地如鉤狀培視得昂

索隱曰說文搃
抱也音步溝反

昂大異於衆昂

文鏤無欵識

韋昭曰欵刻也
索隱曰識猶表識

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

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昂無姦詐乃以禮

祠迎昂至甘泉從行上薦之

如淳曰以昂從行上至
甘泉將薦之於天也

至

中山

徐廣曰河渠書鑿涇水自中山山西○索隱曰此山
在馮翊谷口縣西近九變山土人呼為中山河渠

書韓使水工鄭國說秦鑿
涇水自中山山西即此山也

晏溫

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
濟為晏晏而溫也○索

隱曰許慎註淮
南云晏無雲也

有黃雲蓋焉有應過上自射之因以祭

云至長安

徐廣曰上言從行
薦之或曰祭昂乎

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昂

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

穀今年豐庶未有報昂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

興神昂一

索隱曰師古以太帝即太昊伏
犧氏以文在黃帝之前故也

一者一統天

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昂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

牧之金鑄九昂皆嘗鴈烹

徐廣曰烹煮也鴈音鴈皆嘗
以烹牲牢而祭祀也○索隱

曰言昂以烹牲而響嘗也鴈字又作鴈音鴈漢書郊祀
志云昂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鬲音歷謂足中不實者名

之上帝鬼神

服虔曰以祭祀上
帝或曰嘗烹酌也

遭聖則興

正義曰遭逢
也昂雖淪泗

水逢聖興起故出
汾陰西至甘泉也

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

正義曰
社主民

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周武王伐紂乃立亳社
以為監戒覆上棧下使通天地陰陽之氣周禮衰國將

危民故宋之社
為亡殷復也

昂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

正義曰此

以下至胡考之休是周頌絳衣之詩自堂從內往外基

門內塾也鄭玄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釋禮經使士升堂

視壺濯及蓬豆之屬降往於塾牲自羊徂牛充庖乃舉鼎告潔禮之次也

自羊徂牛正義曰自堂往

塾先視羊後及牛也韋昭曰爾雅云鼎絕大

毛甚云先小後大也謂之芻圓庵上謂之芻

不虞不驚胡考之休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按

說文以吳一口大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為驩娛字也

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韋昭曰與中山

所見黃雲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

之氣合也蓋辭也或曰符謂瑞應也

路弓乘矢韋昭曰路大也四矢為乘集獲壇下報祠大饗徐廣曰一

也祠也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服虔曰高祖受命知而合

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

求蓬萊者正義曰蓬萊方丈瀛州勃海中三神山也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

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

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

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

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

與區漢書音義曰區黃帝時人索隱曰鄭玄云黃帝佐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本作申區者非藝文志作

鬼容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筴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

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筴後率二十歲正義

日率音律後放此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

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

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

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功字作公申功已死上曰申

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

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

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

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

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

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天下名

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

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

惠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

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

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

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徐廣曰寒一作塞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索隱曰服

虔云寒門黃帝所僊之處小顏云谷中山之谷口漢時爲縣今呼爲治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顙下

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千餘人龍乃上

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顙龍顙拔墮黃帝之弓百

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顙號故後世因

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

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侯神

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

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駟按

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索隱曰鄒氏云垓一作陔言壇階三重五帝壇環居其下各

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神位在泰一所未黃帝從土位

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犂牛以為俎豆

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韋昭曰無犂牛醴之屬醴進索隱曰師古

醴而進之一曰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為餼食羣神從者

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

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

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日

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

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贊曰漢儀郊泰一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

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

寶鼎神筴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

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

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

曰璧大大寸謂之瑄○索隱曰瑄音宜嘉牲薦饗正義曰漢書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

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

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地一作夜立泰時

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

秋為伐南粵告祝泰一以牡徐廣曰一作牡荆畫幡日月北斗

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

口三星曰天一駟按晉灼曰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太一鋒也名曰靈旗正義曰李

樹奉一壇上名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

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

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

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

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

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

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

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

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

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

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索隱曰亦

謂太昊○正義曰太鼓五十弦瑟瑟帝禁不止故破其

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

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及箜篌瑟自此起徐廣

劭云武帝令樂人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

侯調始造箜篌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十二

本紀

七

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

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

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

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

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射其牲以除不祥瓚曰射

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

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

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

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

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

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

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器示羣儒羣儒或

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

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

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穎曰嵩高山也太室

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之韋昭曰崧高山有太室少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

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

奉祠命曰崇高邑正義曰顏師古云以崇奉東上泰山

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

海上行禮祠八神

文穎曰武帝登泰山祭太一并祭名山於秦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

八神也一日八方之神○索隱曰韋昭云八神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主四時之屬今按郊祀志一曰天王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朶六曰日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

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

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

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

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音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不見

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

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

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

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

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

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車子候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武帝初置韋昭曰子侯霍去病之子也上泰山

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

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

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

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

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

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

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

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璜曰聞呼依

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

蕭然服虔曰蕭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

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鄭

曰蛇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

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

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

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禪泰山既無風雨菑而方士

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

復東至海上望異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

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

月返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

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韋昭曰秦分野

亂○茀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韋昭曰三能三望氣

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索隱曰郊祀志填星出如

星今按此紀惟止言德星則德星食頃復入焉有司言

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

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

出索隱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索隱

見則天下理安故言之也曰信星鎮星也信屬土皇帝敬拜泰徐廣曰一祝之饗

土曰鎮星漢志為得之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

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

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

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

曰沙徑三百餘里過祠泰山鄧展曰泰山自東復有小還至瓠

子服虔曰瓠子堤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自

臨塞決河索隱曰按河渠書武帝自臨塞留二日沈祠

而去索隱曰按沈白馬祭河決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

徒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韋昭曰越

地名也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

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

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漢書音義

曰持雞用卜如鼠卜○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

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

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也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

孤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

觀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

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

而蛇尾文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

人乃作通天臺

徐廣曰在甘泉。索隱曰漢書作通天臺於甘泉宮。按漢書舊儀臺高五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

去長安二百里

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

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防內中

徐廣曰元封二

年也。索隱曰按生芝九莖作芝房歌。

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有光云

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

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云王者

敬事者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

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代朝鮮夏旱

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

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正義曰靈星即龍星也張晏云龍星

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見而祭之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

徐廣曰在

扶風春至鳴澤

服虔曰鳴澤澤名也任丞郡逾縣北界

從西河歸其明年

冬上巡南郡

徐廣曰元封五年也

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

號曰南嶽

應劭曰潛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文穎曰天柱山在潛縣南有祠

浮江自尋

陽出樅陽

地理志廬江有樅陽縣

過彭蠡祀其名山山川北至琅邪

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

北陟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

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索隱曰玉或音肅公

玉姓帶名姚氏按風俗通齊瀆王臣有公玉冉其後也音語錄反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王氏音肅說文以為從玉音畜牧之畜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然二姓單復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王祝是其後也明堂

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室為複道上

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人以拜祠上帝焉

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

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

如帶圖及五

年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

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

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顛

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

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

帝泰元

神筴 索隱曰按贊饗之辭言天授皇帝泰元神

凡者古音上皇割曆之號故此云大元神筴者周而復始也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

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

之十一月乙酉

徐廣曰二十一日也

栢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

禪高里

伏微曰山名在泰山下

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

屬冀至殊庭焉

漢書音義曰蓬萊庭○索隱曰冀漢書作幾幾近也冀望也並通服虔曰蓬萊

中僊人殊庭者異也言人僊人異或也

上還以栢梁裁故朝受計甘泉

正義

曰顧胤云栢梁被燒故受計獻之物於甘泉也類師古曰受郡國計簿也

公孫卿曰黃帝就

青靈臺十二日燒

徐廣曰一作月

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

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

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

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

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曰武帝營建章起鳳闕

高二十五丈關中記一名別鳳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曰闕闕之內別風雩曉是也三輔故事云北有鳳

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皇故曰鳳闕也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索隱曰如淳云

詩云中堂有壁鄭玄云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階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曠是也○正義曰闕其遠

反枯地志云虎圈今在長安城中西偏也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

曰泰液正義曰顏師古云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曰漸按王莽死此臺也池中有蓬

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殿北

海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廣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各長六尺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

之屬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乃立神明臺索隱曰漢宮闕

疏云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

屬焉索隱曰關中記宮北有井幹臺高五十丈積木為樓言築累萬木轉相交人如井幹司馬彪註莊子

云井幹井欄也又崔謨云井以四邊為幹猶築墻之有榘幹又諸本多作幹一本作幹音說文云幹井橋夏

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尚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

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也

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

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

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宮進時犢牢具五色食所勝

而以木耦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

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

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

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
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
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應劭曰封鉅黃帝師岐伯正義曰張揖
大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
令設祠其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
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
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陟
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
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
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泰一及三

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

李奇曰祀名也。索隱曰赤星卽上靈星

祠靈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者太一也三一也以歲

冥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並令祠官寬舒領之時致禮凡六祠索隱曰五者之外有正皆太祝領之至

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

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

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

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

者猶以大人跡爲解無其效天子亦怠厭方士之怪迂

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

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索隱述贊曰

孝武纂極

四海承平

志尚奢麗

尤敬神明

壇開八道

接通五城

朝親五利

夕拜文成

祭非祀典

巡垂卜征

登嵩勒岱

望景傳聲

迎年祀日

改曆定正

疲耗中土

事彼邊兵

日不暇給


人無聊生

俯觀羸政

幾欲齊衡

史記卷十二終

史記卷十二終



133X
8
25